

体验朗读亭

尹画(上海, 白领)



记得《朗读者》节目中有个环节:路人对着朗读亭内的麦克风,可以朗读屏幕上自己中意的文章。朗读亭是一种流动录音棚,备有一套完整的录音及隔音设备,以保证读者在亭内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朗读。

《朗读者》带火了朗读亭。当年上海图书馆知识广场东侧也摆放了一个朗读亭,我亦曾慕名前往,不过当时排队的队伍很长很长,我草草拍了几张朗读亭的外观图片就败兴而归。

今春我曾回老家探亲,安排了半天时间去市图书馆读书。没想到,在图书馆大门口竟不期而遇了一个朗读亭,刹那感慨

万千,叹时光匆匆太匆匆,不知不觉《朗读者》已是好几年前的老节目了,而曾经极为火爆的朗读亭如今则“门前冷落鞍马稀”了。

有人说过:“做每一件事都有最佳时机,时机来了就像搭顺风车,容易成事。”我知道,体验朗读亭的最佳时机终于来了。

走进小小的亭子,关上门,心中激动不已,好似在迎接一件神圣的事。当时正值惊蛰时节,于是挑选了一篇《惊蛰絮语》,时长3分多钟,并选了一首钢琴曲作为背景音乐。

戴上头戴式耳机,拿起麦克风,从屏幕反光中隐约看到自己的模样,还挺专业,

瞬间有了信心。只身一人身处朗读亭中,最大好处就是一点儿也不紧张和害羞,能彻底放开自己。声情并茂地朗诵完毕,机器打出分数:92分。见分数还可以,我的兴致更高了,接着挑选了莎士比亚《哈姆·雷特》中的片段《生活的幸福和目的》,读得抑扬顿挫激情昂扬。本以为这次能超过92分,最后却只有90分,可见有时自我感觉太好往往事与愿违。一鼓作气,我又挑选了歌德《浮士德》里的一首诗《飘摇的形象》,这首诗我整整朗读了三遍,却遗憾一次也没能超过92分。

初试朗读亭,我总算明白了什么叫“开始即巅峰”……



矿山爱情

蒋霖(青岛,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)

毕业那年,我到一家矿业公司应聘文秘岗位,顺利通过。在舒适的办公室待了一个月后,领导派我去位于偏远乡下的J矿接受锻炼、熟悉业务。

矿上的条件确实艰苦。首先是食堂:早上厚厚的甜沫加个鸡蛋,去晚了就没了。中午会有一个荤菜,馒头管够。晚上吃中午的剩菜,也是先到先得,去晚了也没了。而这里的菜,无外乎豆角或圆葱,混杂着肥肉,在油锅里“洗个澡”。令人欣慰的是,全矿上下在伙食上一律平等,挺着将军肚的矿长拎着搪瓷缸子来打饭,师傅大概也不会多给他两块肥肉。然后是水质问题,因为开矿污染,当地看似清澈的河水和自来水都不能喝不能用,生活用水全靠“进口”,所以连洗

个澡都挺奢侈。同样因常年地下采矿,当地粉尘污染严重,艳阳无风的大晴天,开窗一上午,桌面一层土。即使夏夜凉风习习,宿舍的大窗户也从来不开。

和矿区的人渐渐混熟了,我对J矿的情况开始有所了解:J矿的开采历史长达百年,可如今资源枯竭,矿企形势堪忧,每况愈下。矿山不景气,加之生活环境恶劣,矿上的年轻人越来越少,办公楼一到晚上就冷冷清清,打牌都凑不齐人。这时,一个常来串门的十岁小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,她叫小桐,长相可爱极了。办公室一位同事总逗她玩,她也会在办公室写作业,待到很晚才回家。我问同事,这么漂亮的小女孩是谁家的?同事说了一位浮选车间女

工的名字,我想起了之前在车间参观学习时见到的那个女子——瓜子脸,大眼睛。据说,小桐妈妈有大专文凭,本该去外面的世界试试运气,她何以甘愿在充斥着危险化学品的车间辛苦劳作呢?同事神秘地告诉我:下次小桐走的时候,你送她下楼,大概就会明白了。

三天后,我见到了小桐的爸爸。他是矿上的电工,身材挺拔,虽然不修边幅,但看得出年轻时是靓仔。同事说,男人刚来矿山的时候遇到了还是学生的女工,女工那时是附近镇上一枝花,两人谈恋爱的時候,女方家里曾坚决反对,可后来他们还是一起,那时候矿上已经不太好了,可女工依然不离不弃。或许这就是爱情?